

替自然畫出一道風景線

——記「2010城市文學節」

作家專訪

## 談文說藝

散文組盛事

小說組盛事

新詩組盛事

文化及藝術評論組盛事

文學展顏——學生作品

# 「與青年作家對話交流會」語錄

(2010年4月24日)



## 青年作家自述

### 盧勁馳

跟香港的年輕作家一樣，從高中開始喜歡看很多文學的東西。我在網上跟朋友討論好多文學作品，然後在香港浸會大學裡認識了一些寫詩的朋友，參加了一些詩會，見到了一些詩歌的朋友，再發表一些東西。

### 呂永佳

我是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的，並剛剛完成我的博士課程。但是我創作的時間比較短，大約只有五年。我主要寫詩與散文，出版了兩本書：詩集《無風帶》與散文集《午後公園》。

## 作家語錄（排名依發言序）

### 呂永佳

我一向在研究生活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創作，在空餘時間看書，然後寫一些詩，或者是寫散文，或是寫blog。然後參加一些比賽。幸運的就是在一、兩屆的比賽中，我得獎了，這些獎項對我來說，是個很大的動力。當時，有位前輩詩人——鍾國強，他跟我說，獎項只是一時間的事，但是寫作是一輩子的事。這幾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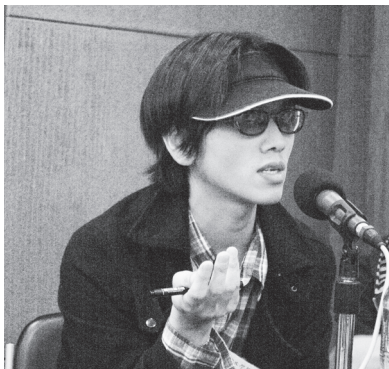
話對我來說是影響力很大，因為我覺得面對世界面對生活是我一輩子的事。同樣，我創作不是為了出版或者獎項，而是我要回應我的世界。我要用文字這個方式去表達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，然後跟讀者交流交流。因此近年來我才漸漸覺得，我創作的意義是在於我面對世界的一些看法，就是如何跟我面對的世界溝通。

### 鄭愁予

寫詩倒不一定要有多麼充裕的時間，平時可以把思想或者好的句子與意象寫下來。而且，寫詩不一定要一氣呵成，那得看甚麼樣的情況。……天安門事件今年是第二十一年了，我寫了一首詩，是《當你們跪下，全中國就都跪下了》。這首詩是當時一個激情之下就寫出來了，不需要太多時間。但有的詩，要花很多時間。所以寫詩，你看，時時刻刻都在寫，再記下來就行了。

### 張大春

鍾國強先生說寫作是一輩子的事，所以我猜想他後面的那個疑問不會存在的，後面的問題是我怎麼樣保持動力。……看起來曾經寫過五十年的作家，寫過三十年的作家，跟寫過五年或者三年的作家，他們之間並沒有辦法形成可以啟蒙的傳承。……我覺得寫作就像，應該是弗羅斯德說的，「寫作是不能教的，寫作是學的」。我在這句話很有意思，我想各人體會一下你們學習的歷程，會確定你的心靈世界。



盧勁馳



劉克襄

## 李 銳

有激情的時候，你被自己的激情感召了，你就說，你就寫，其實這事情是很簡單的，任何人也不強求你。如果你肚子裡甚麼都沒有，心裡甚麼都不想；老想著我必須發表一部長篇，那你將會很難受，很受折磨，一定很苦，千萬不要那樣。

## 北 島

只有把作家放到香港才能檢驗出你是不是真的作家，你熱愛不熱愛文學。因為在香港，幾乎是沒有希望的，就是說你如果能繼續寫作的話，而且能寫一輩子，那我真的非常佩服，不管寫得好壞。香港就是這麼的一個試金石。

## 楊 照

既然我是一個寫作者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我有跟其他人不同的看世界方式，用這個當作你的本事，其實你可以作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很多人其實不只是當一個編輯，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到後來是無法歸類的，這種無法歸類的工作和無法歸類的資源，永遠是一個寫作者剛開始寫作時不會知道的。如果你挑選很安全的路去

走的話，你永遠不會知道可以做一些怎樣跟別人不同的事情。

## 盧勁馳

我在大學裡面念書的時候，經常在看很多跟城市沒有關係的東西，很多第三世界的作家，大陸的紅色經典，也有很多東西。這些作品裡面的經驗都是無聲的，卻又好像跟自己的成長有些關係。現在，我的寫作都沒有好好處理這個方面。跟城市這個主流對話，把這個純無聲的世界告訴這個城市的傳統，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、跟我自己寫作很有關係的對話原則。……「信心」這個東西是由經驗來的。如果沒有太多人給你一些好的反應，你就會有很孤獨、寂寞的感受。所以最好的，是記寫寂寞的感覺，因為你知道寂寞的感受，寫表達寂寞的詩時，不一定要求、期望別人看你的詩，所以寂寞的詩是最有信心去寫的。

## 劉克襄

我覺得香港的年青作家都好像比較悲觀，好像很難進入文學殿堂；我反而覺得這裡有很多很豐富的東西，好像大家比較沒有看到，或是看到的也有一點點納悶的地方，所以我想把我的經驗提供給各位。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我還來不及去學，或者說急著要去學，這是我創作的心情，來到這裡是這樣子。

## 遲子健

像在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，一個作家能否持守於寫作，真能考驗一個作家是否真的作家，我覺得他講的，就是一種心靈世界對外在世界的抗爭，不在於你身置怎樣的環境，不是說我在一個小村沒有走出去，我的作品就會怎麼樣封閉，或者說，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，我的作品就會相應的多麼開闊、多有深度；我覺得每個作家情懷不一樣，就決定了一個作家走怎麼樣的路。

## 楊 澤

兩岸三地的華文平台正慢慢地打開來，我猜想兩位香港作家不只是對詩，香港的作家寫詩還好，因為寫詩其實就拿個筆記本寫幾個句子，瞬間可以寫很多東西，但說到要寫長篇小說可能要像董啟章一樣，就會很辛苦；寫短篇又好像沒有人幫你出書，但是以後可能還是有機會，但這個機會，應該是你們離開學校，忘掉博士，然後就去闖……

## 陸 灝

如果你想文學創作，你先得有一種姿態：我要成為一個作家，然後你會有很多作家的姿態，你就覺得這個社會對我為甚麼那麼不公平，作家為甚麼不能成長，為甚麼社會不承認我，這樣的心態會令你很痛苦，跟社會格格不入。

紀錄：李航、楊靄尉、何耀輝